

[美]佩吉·安舒斯 PAGE SMITH / 著
郭曼天 / 译

悲剧遭遇

美国原住民史

TRAGIC ENCOUNTERS

The People's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悲剧遭遇 美国原住民史

〔美〕佩吉·史密斯

Page Smith／著

郭曼天／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遭遇：美国原住民史 / (美) 佩吉·史密斯
(Page Smith)著；郭旻天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ragic Encounters: The People's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ISBN 978-7-5520-2132-5

I. ①悲… II. ①佩… ②郭… III. ①民族历史—研
究—美洲 IV. ①K7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8299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6-039

TRAGIC ENCOUNTER: A PEOPLE'S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By
PAGE SMITH

Copyright: © THE PAGE AND ELOISE P. SMITH TRUST 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UNTERPOINT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悲剧遭遇：美国原住民史

Tragic Encounters: The People's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著 者：[美] 佩吉·史密斯(Page Smith)

译 者：郭旻天

责任编辑：董汉玲

特约编辑：潘 炜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36

字 数：424 千字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132-5/K · 412

定价：135.00 元

此书献给佩吉的孙辈和曾孙辈们：

嘉莉、小佩吉、利维、诺亚、莎拉、罗伯特、马修、
萨曼莎、加文、罗根、里夫和伊莎

编者的话

出版遗作是一件困难重重的工作。因为作者和他的编辑之间,很自然,完全没可能进行任何对话。在少数情况下,作者有幸已经将手稿完成并定稿,同时作者的意图和目的都已完备,可以立即付梓印行。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要通过文字修订和校对,确信我们整理出了作者可能想要表达的内容,就能进行出版工作。

但大多数情况下,许多遗稿仍处于草创阶段,看上去作者仍要对其进行深入的修改,而且属于作者自身的必要工作仍未完成。一些遗稿甚至根本就和碎片式的初稿别无二致,以致再出色的编辑工作都无法使其起死回生。但在佩吉·史密斯的这份遗稿中,这位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显然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残章断篇整合在一起。遗稿中的一些修改线索似乎显示他正准备一份新的打字稿,而这个版本中所缺少的只是内容来源和他的文献目录。而且,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史密斯教授的工作习惯就不难设想,他遗留下来的这份稿件只要稍加润色就可以交给出版商发行了。

我们也非常了解,史密斯教授生前也非常热心地参与编辑工作。如果他仍在世,我们可能会与之交流看法,让那些闲言碎语变得流畅一些,并且删去文中遗留的一些重复表达。但为了表达我们对于史密斯教授的

尊重，我们将编辑改动保持在了最低限度。

所有的著作都是它们创作年代的产物，本书也不外如是。书中的一些词语以及描绘的内容可能对有些读者有所冒犯，对此，我们事先对此表达歉意。但我们深信，对于欧洲人与北美洲土著居民遭遇的阐述，史密斯教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携同史密斯家族在世的成员一道，非常乐见本书付梓。

译者感言

接到这份翻译工作时，我正好在美国南加州的约书亚树国家森林公园，那是美国西南的大荒漠。虽在寒冬，但却没有多少寒意，后来在书中读到的杰迪戴亚·史密斯或许也从那里走过。寒来暑往，到了终稿之前，已经是仲夏时分，我驾车与家人畅游美国东部，穿过广袤无垠的俄亥俄州、西宾夕法尼亚以及纽约上州才能去往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及纽约、费城与华盛顿的东部都市圈，沿路经过不少书中译到的地名，其中就有易洛魁人的六族(Six Nations)，苏利文远征经过的芬格湖群，以致最后一夜，我们住宿于俄亥俄河上游的惠灵岛上，这是 13 个殖民地居民向西扩张的开始。可以说，在北美大地上，处处都留存着书中这段历史的痕迹，几乎不需要仔细搜寻。

在这 8 个月时间，我一字一句阅尽书中所展现的 300 多年的这段历史，时间绵长。但比起这段历史，或说这些故事的时间跨度，却好像按下了快进键，简直就是说时迟那时快。我是在翻译完此书后过了一阵子，才租了碟片在家里看完了获奖颇多的《荒野猎人》，和别人关注影帝归属、人熊之斗还有主人公格拉斯的生命漂流这些娱乐点不同，我更关注的是影片对于印第安部族波尼人以及我脑补出的皮毛猎人与影片展现的同与异。在本书中，您也能找到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所扮演的格拉斯的一

段事迹，以及对于皮毛猎人和定期贸易的描述，不过您读到的显然比电影艺术要写实且平淡得多。因为如果把这段故事放入这段历史之中，有如沧海一粟，三千弱水之一瓢饮而已，比起印第安人与美国白人这场旷日持久的矛盾冲突而言，简直是微不足道。

不过，如果您翻开书，也许劈头盖脸就是令人颇感失望的信息——原来作者佩吉·史密斯教授仙逝多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并没有完成的书。史密斯教授是达特茅斯学院的学士，以及哈佛大学的博士，师从于海军史专家塞缪尔·莫里森教授，任教于加州大学。他本人也在美国本土历史领域有许多作品，虽然国内的读者对他谈不上熟悉，但他曾经撰写了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约翰·亚当斯总统》，以及代表作8卷本的皇皇巨制《美国人的历史》^①(*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绝对是著作等身的大家。而本书是他的未竟之作，虽然结构还算完整，但即便有出版界和学界的人士不懈努力，还是有颇多遗憾之处，而且他也未能及时添加注释，因此书中许多所载内容，对于读者而言，只能在介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不能顺藤摸瓜，更无法举一反三。不过，既然书最终还是出版了，想必也经过后人一番苦心编辑校订，最终能与读者见面也算是一件幸事，而且对于译者本身来说，除了烦冗的工作之外，也多了几分寻找依据的自由和乐趣，偶尔还要查补错漏或者为一些一笔带过的内容增添译注。无论批评如何，就书稿基本架构的角度而言，本书已经足够完备，毕竟如同作者在开头的自述所言，他并没有打算把这本书作为全史、通史、通识之类的书来进行创作，而只是说一系列的故事，悲壮而无奈的故事。

有幸作为这部力作的第一批读者，全书留给我的印象是，虽大致以年代顺序排列，但纵观各章节的编排，却颇有为人物立传，也为那些血雨腥风的大事件描摹勾画的意图。优点是纲举目张，有助于大家看到重点，理解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这份遭遇的悲剧属性。但缺点在于作者还没

^① 这本书在国内没有中译本。

有对细节的铺陈有进一步的处理,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琐碎感。许多细节的呈现方式以及反复再现,相信会让您记住和平烟斗、贝珠串、鹿皮鞋这些印第安人和美国白人打交道时都会出现的物件,记住乔治·卡特林、黑鹰酋长等重点烘托的人物,但如果没有充沛的美国历史知识,您却很难整理出一条完整清晰的故事线。这的确是本书的一点缺憾,不过,如果您对相关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信您也会去找来相关的书籍来加以弥补,本书不应该是您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本读物。

尽管缺陷难以避免,本书能让您有更广阔的视野看待熟悉而陌生的印第安人。一般而言,印第安人仅指美国本土及加拿大南部的土著居民,夏威夷及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原住民与之不在同列。笔者目前定居于美国中部的印第安纳州(Indiana),该州位于本书的前半部所描述的,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战火频仍的西北领地——也就是美国今天地理分区的中西部(Midwest)——的中心地带。但却因为沾了“印第安”这个名字而常被地理知识欠缺的朋友们认为应该在美国的西部,也就是东部印第安人大迁徙的放逐地,也是白人与原住民的关系这出悲剧下半场的主要发生地。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会让大家产生了这样的误会。的确,印第安纳州如同北美大地的每一块地方一样,曾经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如今这个州内的白人比例(85%)高于全美国的数字(72%),位于全美前列,而所谓美国原住民的比例则少得可怜(加上阿拉斯加裔的原住民0.4%)。

此外,我们印象中的印第安人就是那些头上插了羽毛,长着鹰钩鼻,裸着上身,手拿弓箭或火药枪,骑着马,尘土飞扬中发着呜呜怪叫的“天降神兵”。而这是一代又一代从教科书以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影像技术发明后产生的刻板印象。就好像我们去美国的祖先给那里的人留下瓜皮帽长辫子和吊斜眼的印象一样,虽然足够传神,却不准确全面,甚至满含污蔑,至今在美国社会还有对亚洲人只会工作、吝啬钱财、模样古怪、语言难懂的隐性歧视存在。我们当然会对这种歧视性的刻板印象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恼羞成怒,但如果我们反思一下,是不是说起对别的群体的歧视印象时又开始滔滔不绝,甘之如饴。模仿别人说话,嘲笑别人的文化。有些也

许无伤大雅，但却仍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所以，也许获取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增进了解是破除狭隘偏见的好机会。本书也许能为千里之外的读者打开一些认识的视角。读完本书，您也会知道，我们印象之中的所谓印第安人的打扮，仅限于当年的苏族人(Sioux)，而不同部落族群的印第安人之间简直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如太平洋边的印第安人，与世无争，生活富足，男女相对平等，而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则杀伐不断，宰杀野牛，剪径盗马，留下了嗜血贪婪的印象。大盆地(Great Basin)的沙漠里，还有一些部落，生活简陋至极，凡此种种。

但是，我们仍要警惕矫枉过正。不知是抹去这些旧日种族歧视的痕迹，还是真心想要创立童叟无欺的新世界，新的政治正确却装作仿佛将过去丑陋的歧视历史从未发生，且教训人们必须要以某种中立、无害的陌生语言来描述一些我们熟悉的人和事。在我们手边的例子就是将印第安人称为美国(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手握重权的白人们为了显示尊重，开始称呼他们为美国原住民，并且与太平洋岛屿原住民(主要是夏威夷人)合并为一组算作美国七大种族之一。但时至今日，在中文语境中，“美国原住民”这个词还是与我们对于“印第安人”的印象并没有完全重合，而权利和地位的恢复则因为整个种族人微言轻而更显得遥遥无期。早在美国建立之前，甚至是以亚美利哥这个名字命名这片大陆前，这里的平原上、山丘中、沙漠里、海滩边就早就住下了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部落，他们彼此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有些部落之间的仇恨甚至远深于他们与白人之间的仇恨。但却先是错误地混为一谈，然后还被当作印度人，故被称为“Indians”。给予名称的权利是实现权利的第一步，但仅仅是第一步。虽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各个少数族裔的权利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是单从美国原住民这个种族来看，在利用化石资源、赌场开设、成瘾性物品的管制等许多方面，各类问题和冲突依然突出。部分原住民人士仍然受到黄、赌、毒的诱惑和迫害，本书中反复提及的酗酒问题仍然存在。而关乎生存的大问题也有不少，例如 2016 年北达科他州的“立岩”(Standing Rock)苏族人就因为石油管道要通过他们的保留地，可

能威胁饮水安全而与建设方产生了激烈冲突，并激发了许多出身精英的“印第安之友”站出来支持和响应，结合书中所叙述的内容，真如“昨日再现”。

看电影当然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接触一些对我们而言相当陌生的人和事物。类似于《荒野猎人》这样的作品，或者更为经典的《与狼共舞》《最后一个莫西干人》其实也是对印第安人一两个部落的一种戏剧化的时代性描述，即便真实还原到极致，也依然难以避免因为叙事角度、今古审美差异等各方面因素导致偏颇，即便重现当时的服饰、文化乃至语言，也只会让这个故事看上去更真实而已。而书籍的力量，不能呈现确定的图像，却能让读者产生思考和遐想，不拘泥于视觉表达的时空限制。读完此书，你一定会感慨在历时数百年，关系千万重，彼此没有什么限制的冲突中，原因与责任错综复杂，双方谁也不能称其为善良无害，而谁也不能被贬斥为死有余辜——而这正是一出“悲剧”的真正底色。

相信如果您读完此书，不再简单地得出“印第安人愚昧无知、凶残暴力”，或者“白人需索无度，无视他人之生存”，而会去思索这一幕幕悲喜交加的种族冲突剧的种种原因，甚至会将这种系统性、非善恶分明的思维模式对其他的民族或种族问题乃至其他的社会问题产生一些思考，得出一些新的见解，那或许是本书重见天日的一件功德。

郭昊天

2017年5月

前　　言

如今有一个颇不寻常,在我看来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我们称之为“印第安人”的——也许这个名称有失偏颇——那些土著居民或部落居民,本来在 1890 年前后的印第安战争后落得籍籍无名,却在近 20 年来一跃成为美国白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印第安人”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新的称呼——“美国原住民”,因为他们早在白人入侵“他们”的大陆之前就在此生活了。如今,白人入侵者常被称作“欧裔美国人”,大概是想强调那些人(我们白人)对这些原始的、真正的美国人而言是入侵者和征服者。照这个逻辑看,好像后来美国的就都是冒领美国身份的,都是假美国人(讽刺的是,大多数印第安人当被调查自己的偏好时表示他们更喜欢“印第安人”这个名称而不是“美国原住民”)。

印第安人突然变得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是和复苏的“环境道德意识(environmental ethic)”有关,即对爱护家园土地的一种倡导。我们认识到,印第安人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模范:因为他们与自然世界有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效仿。而这种拔高印第安人的做法,其背后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的尚古主义思潮所推动的:他们厌倦了一个充满科技奇观的世界,他们渴望退回到天真烂漫的文明襁褓之中,重温“自然”之人的本真生活。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男子汉运动”，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人物是那位年迈的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他告诉中产阶级的中年白人男性，说他们应该宣扬他们自身“斗士”的那一面；他们应该恢复蒙昧时代的原始风俗，如擂战鼓、打战矛、跳原始战舞等。

最终，白人与肤色深一些的原住民之间奇异而又悲剧性的遭遇故事成了美国人鞭笞“腐败”“罪恶”和“吃人”的美国当局来宣泄任何愤懑的万能武器。这一场遭遇，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家腐朽堕落的铁证。

但是，在我看来，阐述欧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之间的问题，最明智的方式是回避争执，并且在历史阐述的经典框架内，尽可能简单而直接地进行叙述。在我撰写的《美国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从殖民地初创到19世纪末，每一卷我都讨论了“印第安人”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我从每一卷中选出一些章节，构建了这种关系按时间顺序的发展脉络。此外，我还另辟一章，将叙述或多或少延展到当今的生活。

本书绝不是为了给美国印第安人修史，甚至也无法反映白人和印第安人关系史的全貌，只是为了揭示出这次遭遇的本来面目，以及内在蕴含的戏剧性和永恒不变的人情世故。本书也将追踪印第安文化自身对欧洲定居者想象的转变，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片后来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新大陆一角的闯入者的。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早年遭遇

第二章 美国革命

第三章 前线烽火

第四章 苏利文远征

第五章 桑达斯基的血影

第六章 印第安人和新的国家

第七章 “西进”的动力

第八章 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远征

第九章 印第安人大迁徙

第十章 向西推进

第十一章 乔治·卡特林

第十二章 美国西南地区的印第安人

第十三章 杰迪戴亚·史密斯

 第十四章 奥斯博恩·拉塞尔

 第十五章 西北地区

 第十六章 沙溪大屠杀

 第十七章 战后关系

 第十八章 西南战事

 第十九章 零星烽火

 第二十章 印第安战争的尾声

 第二十一章 伤膝河水流淌后

 编者注

 文件 1 美国民权委员会报告
《美国印第安人的宪法地位》

 文件 2 印第安保留地的法律与秩序
由印第安人事务局编汇整理

 文件 3 印第安人事务局关于印第安部落向
美利坚合众国索赔事项的总结

第一章 早年遭遇

在世界历史上算得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场不同文明的遭遇,莫过于英格兰殖民者和美国原住民之间的狭路相逢。英格兰人因后者皮肤黝黑,而概称其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可被划分为不可胜数的部落,各部族的不同口音和方言达五百余种(美国原住民的这一情况也常被殖民者作为依据,推断原住民可能是以色列消失的部落。因为他们曾属于一个民族,但是因为他们狂傲自负想要造通天高塔被上帝诅咒,受到责罚分裂成不同部落,以及说不同的语言)。许多部落和别的部落之间战事频仍。那些从旧大陆来的人看到印第安人的文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认为文明处于持久不息的战争状态。战斗中的勇猛斗志以及对于严刑拷打的超凡忍耐力是生活在部落中的人的最高境界。几乎在任何方面,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总会表现出文化样式上的截然不同。在北美大陆的东部,大多数原住民都是能征善战的猎手,这些人特别骁勇,体力极其充沛。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逡巡,并没有地产权的概念,也没有正义的概念。残忍、暴力和无休止的战争是日常生活的本真。而且欧洲的思想家也前所

罕见地着迷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引领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都认为人类社会腐朽而堕落，已经背离了自然人的质朴和简约。他们把野蛮人浪漫化，因为在他们看来野蛮人更贴近自然，他们的智慧也不会因为教士般的迷信，或是因为社会习俗、时尚、贪心或者野心弄得云山雾罩。伏尔泰曾写过一部小说名叫《老实人》，是关于一个印第安人来到法国，在各个地方的各种遭遇以及如何看穿法国人生活的肤浅和虚假：无论是宗教、哲学、政府还是上流社会，都被揭露是空洞无物而且俗不可耐的。

以上是 18 世纪出现的一些现象。可是在前一个世纪的种植园主以及新大陆的定居者，他们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印第安人要么是等待被上帝无上荣光所拯救的可怜异教徒，要么是一个骇人的异域怪客和一种致命的威胁。大多数来到新大陆的英格兰探险家和种植园主都是满怀虔诚想要给美洲的野蛮人带来欧洲基督宗教的福祉。然而这项工作实际上却是出乎寻常的艰难。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约翰·史密斯上尉常年忙于和狡猾的波瓦坦人作战，而弗吉尼亚公司的头脑们常常奉劝他在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方面也多多建树。面对这种训诫，史密斯很生硬地回复说，他需要更多士兵，这样才能迫使印第安人听传教布道时更专心一点。如果一个印第安人正在向你射箭，或者就是想着要剥你的头皮，那就很难让其皈依基督。如果说定居者的基督教信仰并不能促使他们和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住民部落和平相处，简单的警惕心理却会让他们就范。面对敌众我寡，又缺乏训练，除了偶尔一两回，在战争理念上，他们竭尽所能地避免冲突，当然，他们也确实不熟悉印第安游击战士的鬼影遁形和兵不厌诈的战法。但是，维持和平这一问题，却因为原住民部落间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变得复杂，对